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二〇四 褒錫

高祖嘗幸國學，命徐文遠講《孝經》，僧惠乘講《金剛經》，道士劉進嘉進《老子》。詔劉德明與之辯論，於是詰難讎起，三人皆屈。高祖曰：「儒、玄、佛義，各有宗旨，劉、徐等並當今杰才，德明一舉而蔽之，可謂達學矣。」賜帛五疋。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，涉經史，明三《傳》。竇抗為冀州，集諸儒士，令相論難。時劉焯、劉執思、孔穎達、劉彥衡旨在坐。既相酬答，文達所言，皆出其意表。竇大奇之，因問：「蓋生就誰學？」劉焯對曰：「此生岐嶷，出自天然，以多問寡，焯為師導。」竇曰：「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。」貞觀末，房玄齡避位歸第。時天旱，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。玄齡聞之，戒其子弟曰：「鑿輿必當見幸。」亟使灑掃備饌。俄頃，太宗果先幸其第，便載入宮。其夕大雨，咸以為憂賢之應。

貞觀七年，太宗圖畫太原原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、河間王孝恭、蔡公杜如晦、鄭公魏徵、梁公房玄齡、申公高士廉、鄂公尉遲敬德、鄴公張亮、陳公侯君集、盧公程知節、永興公虞南、渝公劉政會、莒公唐儉、英公李瑋、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。太宗親為之贊，褚遂良題閣，閣立本畫。及侯君集謀反伏誅，太宗與之訣，流涕謂之曰：「吾為卿不復上凌煙閣矣！」

魏徵有大志，大恥小節，博通群書，頗明王霸之術。隋末為道士，初仕李密，密敗歸國。後為竇建德所執，建德敗，委質於隱太子。太子誅，太宗稍任用，前後諫二百餘奏，無不稱旨。太子承乾失德，魏王泰有奪嫡之漸。太宗聞而惡之，謂侍臣曰：「當今朝臣，忠譽無逾魏徵。我遣輔太子，用絕天下之望。」乃以為太子太師，征以疾辭。詔答曰：「漢之太子，四皓為助。朕之賴卿，即其義也。知公疾病，可臥護之。」征宅無堂，太宗將營小殿，輟其材以賜之，五日而就。遣使齎以素褥布被賜之，遂其所尚。及疾亟，太宗幸其第，撫之流涕，問其所欲言。征曰：「罄不恤緯，而憂宗社之隕。」征狀貌不逾中人，而素有膽氣，善得人主意。身死之日，知與不知，莫不痛惜。

李綱詹事，隱太子嘗至溫湯，綱以小疾不從。有進魚者，太子召饗者鱸之，時唐儉、趙元楷在坐，皆自言能為鱸，太子謂之曰：「飛刀鱸鯉，調和鼎食，公等善之。至於審論弼諧，固屬李綱矣。」於是送絹二百疋以遺之。數諫太子，鬱鬱不得志，辭以年老，乃乞骸骨。

高宗初立為太子，李勣詹事，仍同中書門下三品，自勣始也。太宗謂之曰：「我兒初登儲貳，故以宮府相委，勿辭屈也。」勣嘗有疾，醫診之曰：「須龍須灰方可。」太宗剪須以療之，服訖而愈。勣頓首泣謝。他日，顧謂勣曰：「朕當屬卿以孤幼，思之，無逾公者，往不（負李）密，豈負於朕哉！」勣流涕而致謝，啞指出血，俄而沉醉，解御服以覆之。

唐九征為御史，監靈武諸軍。時吐蕃入寇蜀漢，九征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，累戰皆捷。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、湟水為橋，以通西洱河，蠻築城以鎮之。九征盡刊其城壘，焚其二橋，命管記嶽丘均勒石於劍川，建鐵碑於滇池，以紀功焉。俘其魁帥以還。中宗不時加褒賞，左拾遺呼延皓論之，乃加朝散大人，拜侍御史，賜繡袍、金帶、寶刀、累遷汾州刺史。開元末，與吐蕃贊普書云：「波州鐵柱，唐九征鑄。」即謂此是也。

開元初，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隔日侍讀。詔曰：「朕於百事考之，無如文籍；先王要道，盡在於斯。是欲令經史詳備，聽政之暇，遊心觀覽。」無量等奉詔整理內庫書。至六年，分部上架畢，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察，移時乃出。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。

賀知章，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，兼集賢學士，一日並謝二恩。特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，乾曜問說曰：「賀公久著盛名，今日一時兩加榮命，足為學者光耀。然學士與侍郎，何者為美？」說對曰：「侍郎自皇朝已來，為衣冠之華選，自非望實具美，無以居之。雖然，終是具員之英，又非往賢所慕。學士者，懷先王之道，為縉紳軌儀，蘊揚、班之詞彩，兼游、夏之文學，始可處之無愧。二美之中，此為最矣。」

張說既致仕，在家修養，乃乘閒往景山之陽，於先茆建立碑表。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。其文曰：「嗚呼，積善之墓。」與宣父延陵季子墓志同體也。朝野以為榮。及說薨，玄宗親制神道碑，其略曰：「長安中，公為鳳閣舍人，屬麟台監張易之誣構大臣，作為飛語。御史大夫魏元忠即其丑正，必以中傷。天後致投杼之疑，中宗憂掘蟲之變。是時敕公為證，陷以右職。一言刺回，四國交亂。公重為義，死且不辭，庭辯無辜，中旨有忤，左右為之惕息，而公以之抗詞。友元忠之瑩魂，出太子於坑陷。人謂此舉，義重於生，由是長流欽州，守正故也。」文多不盡載。

右補闕毋，博學有著述才，上表請修古史，先擢日日以進。玄宗稱善，賜絹百疋。性不飲茶，（制《代茶餘序》），其略曰：「釋滯銷壅，一日之利暫佳；瘠氣侵精，終身之累斯大。獲益則歸功茶力，貽患則不為茶災。豈非福近易知，禍遠難見。」直集賢，無何，以熱疾暴終。初，毋夢著衣冠上北邙山，親友相送，及至山頂，回顧不見一人，意惡之。及卒，僚友送至北邙山，咸如所夢。玄宗聞而憚之，贈朝散大夫。

自漢魏以來，歷代皆封孔子後，或為褒城侯，或號褒聖侯。至開元二〇七年，詔冊孔子為文宣王，其嗣褒城侯，改封文宣王。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，持節就國子監冊命訖，有司奠祭，樂用宮懸八佾之舞。詔曰：「弘我王化，在乎儒術。皆發揮此道，啟迪含靈，則生人以來，未有如夫子也。所謂自天攸縱，將聖多能，德配乾坤，身揭日月。故能致天下之太平，成天下之大經。美政教，移風俗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人於今受其賜，不其猗歟！」文多不盡載。